蜀山劍俠傳/2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〇三回　大熊嶺魔火化藍梟　三柳坪神針誅黑醜

下一回▶

鐵姝說完，不聽回答，越以爲敵人膽怯緩兵，便又厲聲大喝：「好說不聽，賊尼定在庵內潛伏，我如尋她，誰也庇護不得。再不出見，休怪辣手！」庵中還是沒有回答。鐵姝勃然暴怒，將手一拍腰間人皮口袋，人皮口袋內立即飛出數十團碧煙，飛起空中，互相擊撞爆散，化爲百十丈烈焰。晃眼之間，血光熊熊，凝成一片，將所虛擬的庵址照定。跟着兩肩左右搖處，九柄血焰叉化爲九股血焰飛起，直投火中，飛梭穿擲，倏然若電。那三個魔頭也脫臂而起，大如車輪，口耳眼鼻各射出無盡赤、黃、黑、白四色妖光邪火，飛入火內，那魔火蓬蓬勃勃，勢益強盛。似這樣約過有半個時辰，鐵姝覺出所燒之處空無一物，三魔也未遇見一個敵人。暗忖：「是甚麼法兒，如此厲害，竟能護住全庵，不但魔火無功，連飛叉神魔也攻不進去？」一面加緊施爲，一面口中亂罵，心中甚爲奇怪。

玉清大師本還想看她到底有何伎倆，因知魔火厲害，雖在埋伏之中，所燒地面甚小，林木必喫毀滅，又傷庵前清景，還想借對方魔火略試自己的道力。好在佈置周詳，稍有不敵，立即發動陣法，也可轉敗爲勝。便現身冷笑道：「鐵姝道友，那是一堆山石，苦苦燒它做甚麼，莫非石頭也與你有仇麼？」鐵姝聞聲大驚，側臉一看，仇人正站在身側魔火圈外不遠，笑語相嘲。忙收魔焰一看，誰說不是，所燒之處，果是一堆寸草全無的山石。當時又愧又忿，急怒攻心，更不答話，一指魔焰，連同飛叉神魔，潮涌一般向玉清大師捲去。玉清大師終是小心，話纔出口，先將離合神光放出護身，隨又將本身真靈化

爲一團青光昇出頭頂。連用玄功，盤膝入定，直不理睬。相持到了子夜，鐵姝見那青光晶瑩明澈，流輝四射，知是仇人元神。碧血神焰所化魔火雖不畏離合神光消滅，仍傷仇人不得。尤其三神魔空自怒嘯發威，一個也不敢挨近。驚異之餘，心想：「事已至此，一不做，二不休。」方欲另施邪法，玉清大師已試出自身道力，不願元神長受魔焰燒的，倏地收轉真靈，一笑而起，在金光護身中，指着鐵姝笑道：「你看如何？我再最後忠告，趁早收風回山，免得又遭無趣，否則你這次就逃走不脫了。」

鐵姝咬牙切齒，大罵：「賊尼！你公主法力無邊，尚未施爲，況你此時已被我碧血神焰困住，還敢說此大話。今日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，休想活命！」玉清大師笑道：「既這樣說法，我先把這些魔火鬼頭收去，看你還有甚麼新花樣？」說時暗中倒轉陣法，在金光護身之下，衝焰往前飛遁。鐵姝仍不信有此神通，忙即催動魔焰、飛叉和魔鬼追去。滿擬這三樣都是如影隨形，神光微有縫隙，魔頭立即侵入，仇人非死不可。眼看一幢金光，激動起千尋血焰，電馳潮奔，向前飛去。仇人祇顧上身，雙腳已露出在外，魔頭已經追近，快要乘虛而入。心方狂喜，正追之間，猛瞥見面前祥光涌處，倏地現出一座旗門，仇人又復現身，含笑而立。那些焰、叉、魔鬼無影無蹤。自己少說也應追出四五百里，誰知竟在十丈以內。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，心神一怔。玉清大師已指她笑道：「你不用惶急，那些東西已被我收去，等我幾時有暇，自會交還令師，你是拿不去了。還有甚花樣，請使出來吧。」

鐵姝自思：「適纔宛如夢境，重寶連失，何顏回見師父？」怒喝一聲：「我與你這賊尼拼了！」說罷，拔出腰間令牌，雙手各持一面，朝前心所懸三角晶鏡上一拍，口誦魔經，朝外一揚。鏡上面便箭一般射出兩股青焰，落地便自爆散，現出九個赤身美女和九個赤身嬰兒，都是粉滴酥搓，一絲不掛，各有一片極薄彩煙圍身，豔麗絕倫。再看魔女神情，也轉怒爲喜，秀眉含顰，星目流波，面如朝霞，容光照人。再襯上一身柔肌媚骨，玉態珠輝，越顯得儀態萬方，迥不似先前那張死人面孔。玉清大師仗着旗門妙法，擒她本來容易，因受顛仙之囑，手下留情。一見鐵姝情急，竟將九子母陰魔拘來，不敢大意，一面暗移旗門將她隱隱困住，一面忙用離合神光朝前罩去。原意離合神光生死由心，便是赤身教主親自祭鍊的陰魔，自己曾下百年工夫，雖不能將他除去，也可先行制住，免有疏虞。不料鐵姝也早防到，陰魔纔一現形，便與會合一起。神光照處，身形滴溜溜一轉，所着雲肩圍裙上，便如箭雨也似向四外射出兩圈碧色光華，一上一下合攏，連人帶九女九嬰全包在內。祇管運用神威光力，竟一毫也傷她不得。碧光晶瑩，與裏面那些繞身魔煙相與輝映。再喫外面神光金霞一照，冰紈霧縠，雲鬢風鬟，頓成異彩，照眼生繽。鐵姝將身護住以後，突發嬌呻，一個眼風朝外拋去。那些赤身美女嬰兒，便立即聯翩起舞。

鐵姝站在女嬰當中，舞過一陣，做了不少柔情媚態。暗覷敵人站在旗門下面微笑相看，毫不爲動，心中忿極。倏地格格媚笑，自身也加入了女嬰之中，一同起舞。舞到急處，忽然頭下腳上，連身倒轉，玉腿頻伸，柔肌欲活，粉彎雪股，致致生光，時顛時倒，時合時張。加以嬌喘微微，呻吟細細。端的妙相畢呈，備極妖豔。令人見了，蕩魄融心，身魂欲化。

玉清大師道心堅定，起初還不甚在意。暗忖：「人言這九子母陰魔銷魂大法陰毒無比，祇要心一動，元神便被攝去，萬劫不復。鐵姝已差不多盡得乃師真傳，也祇如此，看來受害人還是道淺魔高之故。倒是那護身法寶和先用碧魔神焰，連佛火都難奏功。現時她那魔焰也祇被旗門隔斷禁住，不能消滅。異日她師徒如受許飛娘等妖人蠱惑，實是各正派門下一件大患。爲想長點經歷，觀察這魔法除用淫相媚態迷人外，到底還有無別的妙用？」祇將心神鎮攝，任其施爲。這一念好奇，到了後來，鐵姝和諸赤身美女，舞得又由急而緩，聲色越發妖淫，內中還夾雜着許多意想不到的怪狀。玉清大師暗笑：「魔教妖邪太已無恥，爲了害人，甚麼都做得出。年來已悟徹色空之境，神智瑩明，任多做作，其奈我何。」念頭一動，不覺略微多看了兩眼，誰知纔一注視，猛覺心旌微蕩，前面神光立即微弱。鐵姝和赤身女嬰跟着容光煥發，聲色愈加曼妙淫浪；那護身魔光也暴漲開來，神光金霞竟被盪開了些。玉清大師大驚，知道不妙，忙即收攝心神。手指鐵姝喝道：「你這些醜態，我已領教。及早服輸回山，還可饒你不死；否則你已身隱伏魔旗門之內，我略一施爲，你便形神俱滅了。」隨說隨運玄功，元神重又昇起，前面神光分外強盛，往小處逐漸收緊。

鐵姝先見仇人幾爲所乘，方在心喜。及見元神昇起，青光晶明，籠罩全身，神光又復大盛，纔知玉清大師祇是一時輕敵，略微疏忽所致，憑魔力並懾制仇人不住。又聽身陷埋伏，越發惶急。再如施爲下去，徒多獻醜，於事無補。恨到極處，把心一橫，左手令牌一晃。那九子母陰魔照例出來，不嚼喫一個有根行的生魂，永不甘休。見要收他們回去，一齊暴怒，就地一滾，各現原形。一時雪膚花貌，玉骨冰肌，全都化爲烏有；變成身高丈許，綠髮紅睛，血口獠牙，遍體鐵骨嶙峋，滿身白毛，相貌猙獰的赤身男女魔鬼，厲聲怒叫，齊向鐵姝撲去。還算鐵姝收時已先準備，不等撲到，已將身旋轉，以背相向；右手令牌照定後心一擊，那三角晶牌上便發出一股黑氣。衆惡鬼立被裹住，身便暴縮，一陣手腳亂掙，怒聲怪叫，橫七豎八，跌跌翻翻，化爲十八道青煙往鏡中投去，迅速異常，轉瞬立盡。鐵姝匆匆插好令牌，重又回身，在光中戟指大罵，一面伸手去拔額上金刀。

玉清大師見她牙齒亂錯，面容慘變，知已勢窮力竭，欲用她本門分身解體大法，拼着不勝，以身啖魔，將真正天魔拘來與己拼命。這天魔與所煉妖魂惡鬼大不相同，休說是敗，便行法人稍一駕馭不到，即受其殃，自己也無必勝把握。先見額插金刀，便慮及此，還料她未必有此大膽，誰知居然情急拼命。如何容她拔刀施爲，忙即發揮旗門妙用，大喝：「鐵姝道友，休得任性妄爲，犯此奇險。那天魔也傷我不得，何苦反害自己？」鐵姝頭把刀剛拔到手內，正待如法先斷一足，再拔餘刀，依次分身。忽聽仇敵警告，圍身神光倏地撤去，略一驚疑，跟着便見祥光湧現。定睛四外一看，環身五個高約百十丈的旗門，祥雲繚繞，霞光萬道，齊向身前湧來。那護身碧光立即逼緊，上下四外，重如山嶽，休說拔刀行法，手腳都難移動。忿激中耳聽玉清大師喝道：「我看令師面上，不爲太甚；否則旗門一合，你便成了劫灰。如知悔悟，我便網開一面，放你回山如何？」鐵姝明知生死在於一言，無如賦性兇橫，妄想拼送此身，默用本門心法自破天靈，將元神遁回山去，向師哭訴，三次再報前仇，終不輸口。這時天已大亮，玉清大師接連曉諭數次，鐵姝仍是怒目切齒，怒容相向。

兩人正在相持不下，忽然遠遠傳來一種極尖厲刺耳的怪聲，叫道：「玉清道友，孽徒無知，請放她回山受責如何？」玉清大師知是鳩盤婆聲音，忙答：「令高足苦苦相逼，不得已而爲之。本在勸她迴轉，教主今回，敢不惟命。」又聽怪聲答道：「盛情心感，尚容晤謝。」說罷寂然。玉清大師知魔宮相去當地何止萬里，竟能傳音如隔戶庭，並還連對方答話也收了去，好生驚異。再看鐵姝已是神色沮喪，兇焰大斂，知道魔母已經另有密語傳知，不會再強。忙把旗門移動，斂去光華，笑道：「鐵姝道友，令師相召，你那法寶、焰光和三魔鬼未敢妄動，現在收聚一處，禁法已撤。我不便奉還，請你自己收回，歸見令師，代爲致候，改日再容負荊吧。」祥光一斂，鐵姝立即行動自如。師命不敢違逆，再如逞強，必受師父遙制，終歸無用。聞言垂頭喪氣，滿臉激忿，道聲：「行再相見。」徑自收回法寶、魔焰，化爲一道黑煙沖霄而去。

衆人聽完經過，俱覺道淺魔高，各人功力太差，幸未遇過勁敵，否則遇上也自無幸。允中尤其自問力弱，因妖屍谷辰不久來犯，厲害更勝魔女，對於元江取寶一節，不由生了戒心。又聽說起顛仙昨日曾回，深悔不該在臥雲村逗留，錯過機會。所說熟人不知是誰，但盼能是愛妻，再好沒有；否則能遇上，帶句回話也好。有心取寶事完，私往白陽山一訪，又無此膽量。因知素因大師對徒寬厚，湘英時常獨出積修外功，還回家鄉去了兩次，意欲託她先往白陽山一行，自己隨時遇機再去。當着人不便深說，便把湘英約出庵外林中商量。

正說之間，雲鳳已隨顛仙飛落，夫妻二人見面。顛仙入洞之後，允中自是悲喜交集，備述相思之苦。雲鳳對他本有深情，祇緣夙根深厚，又經白髮龍女崔五姑一引度，雖然看破塵緣，一心向道，有時想起老父年邁，夫婿多情，也是不無懷念。再聽允中爲己棄家學道，出死入生，備歷艱險，行時對於老父又那麼奉養周至，越發感動，不禁流下淚來。還是允中勸說：「現在夫妻二人都仙緣遇合，雖然正果未成，祇要各人好自修爲，照鄭師叔之言，夫妻合籍，同駐長生，並非無望。以後地久天長，神仙眷屬，永相廝守，比起世俗三五十年恩愛光陰，彈指即過，判若天淵。便是岳父也可以靈丹相敬，使享遐齡。此時心願各遂，夫妻重逢，應是大喜之事，怎倒傷心起來？」雲鳳聞言，方始破涕爲笑。湘英在旁，不由也把情懷觸動，互相談了別況。七星真人趙光斗忽然走來，說玉清大師現在前殿相喚。三人連忙同去，見除白水真人劉泉、陸地金龍魏青外，殿中又來了二客，一是髯仙李元化的弟子白俠孫南，一是追雲叟的大弟子岳雯。經劉、俞二人向衆引見。

敘禮之後，玉清大師道：「明晚子時，便是取寶之期。岳、孫二位道友，原奉師命行道，中途相遇，結伴同行。昨日路遇神駝乙真人，說妖屍谷辰此次雖然未必落網，伏誅之期已不甚遠。除他之寶，恰在金船以內。無如此次吸金船事出勉強，又有好些厲害妖人作梗，不能全得。廣成子的仙機奧妙又難深悉。惟恐此寶靈異，或是金船出水即行飛遁；或是深藏船內與諸寶並列，不及選擇，疏忽過去。特命二位道友趕來告知，並且參與取寶之役，以免錯過。如等二次取寶時，妖屍氣候已成，便有此寶，也未必能夠制伏了。妖屍拼命作梗，也爲此寶是他剋星之故。妖屍如再不受挫，峨眉開府之時，必集妖黨前往擾害，雖然無妨，終煞風景。況且此時北邙山妖鬼徐完也要前去，二妖合力同仇，更增邪焰，實是大意不得。」

雲鳳便問：「此寶何名？是何形狀？」玉清大師笑道：「仙機實是微妙，此寶名爲歸化神音。說也奇怪，廣成子在崆峒絕頂，曾用九年之功窮參造化，煉成此寶，尚未用過一次。聽說廣成子爲積九千萬功德，煉成許多法寶，倒有一半應在未來數千年後。此寶係其中翹首，形如一個透明圓卵，內發陰陽兩儀妙用，任多厲害的妖魔鬼怪，當之必無倖免。可惜此寶用後，即與所誅妖邪同滅。除非真有高深法力金仙一流，當其用時守候一旁，將那忽然爆炸的靈氣用寶物攝去，還可略備下次再用，功效雖差，似妖屍這類妖邪，仍是不堪一擊。如無此法，一次便完。即便能收，也祇再用一次，即化烏有。照我所料，當初煉此異寶，直是爲了妖屍而設。明晚子正，金船出水，我在空中防護，鄭師叔親身入船取寶。已有乙真人預示，自然首取此寶，不會放過。此寶內貯前古太虛精氣，輕清上浮，惟恐船開以後，昇空自飛。此時妖邪環伺，雖然無一敢去挨它，自惹殺身之禍，但它昇空絕速，其去如電。一不小心，追攔不住，被它飛入靈空、仙界二天相接之處，

遇見乾天罡氣，立即消散。不特枉費前古金仙苦心，而且二次元江取寶也無此物。固然妖屍惡貫已盈，終難脫劫，那就要勞師動衆，費力多了。此次取寶，本來所得無多，諸位道友到時不可貪心。首先要注意此寶，一旦發現，更不可隨便用劍光、法寶堵截。我煉有烏雲神鮫網一面，大小分合，無不由心，略費片刻工夫，便可改變成好些副。少時待我分出，按人各取一副。金船出水，此寶飛昇以前，必在水面略一回旋，方始向上急昇，那時妖屍或是分出許多鬼怪使我們應敵分神，或令妖黨苦鬥，便難兼顧。好在此寶昇空自化，永除後患，弄巧也許還有收寶之法，都說不定。諸位道友千萬不可驚慌，一見此寶，速將烏雲神鮫網擲去，各用劍光、法寶護身。有我在側，羣邪之中，祇妖屍一個難於抵敵。但楊道友已經趕到，所見多屬幻象，絕無他虞。等寶入網，無論何人，速往中央飛來，將寶交我，然後合力應敵。仗着乙真人的伏魔旗門，雖未必一網打盡，大約除妖屍以外，也沒有幾個生還的了。」衆人一一領諾。玉清大師隨將神鮫網取出，分織成了九副，除在座諸人外，給歐陽霜也留下一副。

一會兒，歐陽霜奉顛仙之命，將應辦之事辦妥，由後洞走來。玉清大師將網交與，重新叮囑，然後同入後洞去見顛仙。顛仙先將洞門行法緊閉，笑問玉清大師：「又照乙真人之計行事麼？」玉清大師笑道：「這妖屍和雪山老魅一般機智絕倫，近爲此寶日夜籌思，豈有不來窺伺之理？不這樣，他未必深信不疑。我們欲取姑與，一則堅他信心；二則使他自知必能漏網，不致拼命來傷我們的人。豈非絕妙？」顛仙笑道：「這樣一說，他知旗門厲害，必然膽怯失志，先留退步。我們人雖無傷，乙真人要想除他，卻難如願了。」玉清大師道：「乙真人本是心急前仇，逆數行事。適纔岳道友所持乙真人書信，看完便化，師叔未見。看那意思，乙真人自從得了齊師叔二次飛劍傳書，告以此寶底細，知道妖屍伏誅不遠，也就變了初意，欲等此寶到手再行誅戮，不急在此一時了。」顛仙道：「我因霜兒來說，乙真人派人傳書，她在旁沒有看完，便即化去。你示意令她對我來說，我未見全信，還當此老非要逆數而行呢。照此說來，我們目前雖然小就，總可有勝無敗了。」衆人聽這語氣，好似適纔玉清大師所說一節，題外還有文章。但是顛仙和大師俱未明說就裏，俱都不解，又不便請問。料定勁敵當前，事關重大，祇得到時仍照原定做去，相機行事，各人都打着同樣心思。不提。顛仙隨又商議取寶之事，除歐陽霜一人外，由玉清大師起，各人俱派有職司。議定之後，顛仙祇留玉清大師一人，餘俱命出。

當下由顛仙門下女弟子歐陽霜、慕容姊妹暗往前殿落座。一面爲新來二人安排居處。慕容姊妹俱喜烹調，特意備了一桌酒菜，與衆同飲，山餚野蔬，別有風味。連岳雯已能辟穀的，也是見獵心喜。言笑晏晏，飲啖甚樂。山月漸昇，清輝如晝。

衆人本在殿外石臺上對月暢飲，正在高興頭上，忽聽庵外風雷之聲大作，知有警兆。忙各離席，縱起遁光，飛身出外探看時，庵外風雷已住，祇見祥光萬道，瑞靄千重，似波濤一般向四方八面散去，彩縠冰紈，映着皓月清輝，奇麗炫目。衆人見和先前魔女鐵姝被困情景相似，知是神駝乙休伏魔旗門妙用。祇不知玉清大師何時出來施爲，怎知妖人來此侵犯，收功又如此迅速。因知此寶厲害，不敢再進。看神氣，妖人非擒即逃。既有玉清大師主持，無庸上前，便各立定觀看。

晃眼之間，光霞盡斂，月光之下，疏林平崗依舊清澈，玉清大師也已現身。相隔不遠，倒着一個矮胖道人。知陣法已收，忙趕過去一看。妖人祇有一條右臂，左臂似早斷去。人被仙法禁制，並不曾死。一雙碧眼，直射兇光，襯得相貌愈加獰厲。身揹一個大藍葫蘆，已經震爲兩半。地上好些綠色沙子，有的妖焰將滅，猶有餘光未盡，如螢火蟲一般略閃即滅。鬼火熒熒，遍地皆是，轉瞬俱都消滅。衆人正待詢問妖人來歷，大師道：「有勞劉道友將這妖孽提往後洞，我少停即來。諸位道友如願同往，也可前去。」衆人中祇白水真人劉泉多識異派妖邪，已認出那妖人正是廬山神魔洞白骨神君的愛徒碧眼神佛羅梟。知他師徒慣用新近死人的白骨和精魂餘氣祭鍊各種惡毒法寶，厲害非常，不禁大爲驚訝。因見羅梟兇睛閃爍，恐防暗算反噬，不敢疏忽。正想行法攝入後洞，不用手去沾他。玉清大師看出劉泉慎重，笑道：「這廝的白骨箭叉和幽靈妖火，俱都爲我所破。因不願污這庵前淨土，我又不是主體，特地送到鄭師叔那裏用太乙火煉，使其形神俱滅，免爲人害。他已爲神雷所傷，知覺全失，不能出聲，祇元神尚在。可告顛仙，無須問供，便即誅戮。反正是爲劫寶而來，就是他知覺未喪，也必不吐。明晚這種妖邪來得正多，不值與他多費脣舌，就這麼提將去好了。」

劉泉雖已放心，但暗忖：「這廝雖說法寶全喪，看他兇睛閃閃，至多不過身受禁制，大師怎說他知覺已失，連話都不會說呢？按說大師萬無看錯之理。」心中奇怪，故意喝道：「羅梟，你認得我麼？」羅梟兇睛怒突，意似忿極。劉泉越料他知覺未死，見玉清大師示意催走，毒蛇在手，終以小心爲是。便將羅梟攔腰提起，暗中戒備，往後洞飛去。祇見洞已開放，等將羅梟擒進，一陣煙光閃過，洞門重又閉上。顛仙見有妖人擒來，好似早在意料之中，絲毫未以爲意。從容由身上取出一個玉環向空一擲，化爲一個二尺許的光圈飛向洞頂，凌空懸着。劉泉會意，便將羅梟往上一拋，恰好攔腰束住。

跟着玉清大師便率衆趕到，閉洞之後，說道：「乙真人伏魔旗門端的神妙。現經運用，本庵連這洞府俱在籠罩之中，稍有警兆，立即知覺，便不行法封洞也無礙了。」顛仙道：「話雖如此，妖屍饒有靈機，終以謹慎爲是。這廝是怎被擒住的？」玉清大師笑道：「

當鐵姝被魔母喚去，我收法之際，心神微動，暗中留神查看，已知有異。因這廝曾得白骨老妖真傳，自在九華爲盜肉芝，被金蟬道友飛劍斷去一臂，乘機用他本門解體分身法化血遁回山去以後，立誓報復前仇，苦心修煉，頗有一些鬼祟門道。我祇知道妖人在側窺伺，竟不知他藏處。惟恐當時打草驚蛇，被他逃走，故作不知，露出空隙，同衆道友徑直回庵。實則暗中已將旗門倒轉，隱去形蹤。可笑這廝真個膽大，先見魔女被困狼狽之狀，明知厲害，仍伏伺了一陣，見無甚動靜，終忍不住。因不知此寶來歷妙用，以爲我已收寶回庵，庵前縱有甚埋伏禁制，照他師傳妖法，決困不住，妄想試探着入庵窺伺我們虛實。適纔出庵查看，這廝已經入伏，正在東馳西竄，衝突不出。他還以爲身形已隱，人看不出。卻不想他那一身邪氣，如在遠處潛伏，或許難於發覺，相隔這麼近，不比初來時，是在左側危崖之上，本就一目瞭然，何況身在伏中，更易發覺。他不見人，人卻見他，稍一發動陣法，原形立現。他見庵門忽隱，雲霧四起，迷茫無路，已覺不好。等我入陣現身，竟妄想以所煉妖法和幽靈陰火取勝。白骨老妖與妖屍谷辰路道相同，這廝是他門下，定然二妖相合，奉命而來。意欲生擒，拷問機密，因妖屍長於地聽之術，恐被驚覺。便一面破去妖法，假裝發動旗門中的乾天神雷，將這廝震迷；一面又和劉道友等述說，故意呼喚這廝，讓妖屍聽去，然後擒來這裏。實則這廝祇是喫仙法禁住，知覺一點未喪，祇要解禁，即能出聲言動。我們祇知妖屍此次蓄謀大舉，他也惟恐我們算出底細，洞中設有魔法，顛倒蹤跡，因此底細難知。難得生擒到他的手下死黨，此時又無甚事。尋常拷問，他必不招。師叔最精五行禁制妙法，何不試上一試？此法雖然殘酷，這廝師徒積惡如山，已經滿盈，以暴制暴，也不爲過。師叔以爲如何？」

鄭顛仙笑道：「妖屍不知可會被你瞞過麼？」玉清大師道：「我也想到這等做作，他未必不疑。不過這廝乃是白骨老妖愛徒，如恐泄露機關，徑下毒手，一則現正二妖合力，需人相助之際，惟恐白骨老妖不快；二則我應變迅速，擒到以後，先放衆道友入陣，將他送來此地，然後就全陣收去。妖屍便是不顧友情，想下毒手置這廝於死地，先有旗門仙法阻隔，嗣又移來這裏，也辦不到。適纔劉道友走後，我曾細心觀察，並無朕兆。妖屍也許信以爲真，當這廝真個失去知覺了呢。否則那白骨老妖居心狠毒，與妖屍不相上下，又是他的徒弟，下手更易。妖屍既有求於人，即有顧忌。他知這廝已落敵手，萬無生路，與其任他泄露機密，還受無邊痛苦，倒不如由他自行處死好得多，豈有聽其自然之理？」顛仙道：「話雖如此，我看這廝目露兇光，祇有忿恨，而無懼色。妖屍不是不知我們難犯，既敢令其輕身涉險，不是另有脫身之道，便是另有熬刑之法。定要拷問，還須事先查看清楚，免得白費心力。」

玉清大師本在暗中留意羅梟神色，見他聽到這裏，怒目獰視顛仙，眼裏似要冒出火來，

心中明白，故意試道：「我看不會。這廝如有甚麼玄妙準備，適纔劉道友送他來時，已經施爲逃走了。師叔五行禁制中，祇土木二禁最難忍受，使人啼笑皆非。好在他跑不掉，等我撤法，就請試上一試，看是如何，再作計較吧。」顛仙方要答言，玉清大師瞥見羅梟口角微現一絲笑意，越發斷定所料不差。手指羅梟，搶先說道：「你休睡在夢裏，以爲我們祇要將禁法撤去，你便可借用五遁逃形之法逃生；那土木二遁，逃時更是容易。可知你師徒鬼蜮伎倆，我們俱已深知。所以劉道友提來時，不令你身與五行之物相觸，凌空提起。實則他也過慮，休說你已受我禁制，在未撤以前，任你神通廣大，也是施展不開；就是此時撤去禁制，此洞有仙法封閉，絲毫聲息都已隔絕，所有你那教下逃生妖法一齊失效。借用五遁逃形之法或許能行，但我們已有防備，勢必在拷問之前，破了你護身和逃形妖法，然後撤禁，依次行刑。反正一死，早說實話，免受若干大罪。」隨說，手朝羅梟當胸虛劃了一下，羅梟上身衣服立即分裂自解，胸前果有一道形如骷髏的妖符，隱映肉裏。羅梟自知機密敗露，無論何方，俱難逃命，二目兇光頓斂，目注玉清大師，意似有話要說，爲仙法所禁，不能出口。玉清大師道：「你且莫忙，等我破了妖法，自然容你張口。」

羅梟知道絕望，熱淚不由奪眶而出。玉清大師也不睬他，由懷中取出七根金針，向羅梟胸前擲去，七絲金光閃處，釘在妖符上面。正撤禁法，想要問話時，忽聽羅梟厲聲怒吼：「你們好……」底下「狠」字還未出口，倏地全身起火，晃眼化爲灰燼。鄭顛仙和玉清大師終是行家，見狀知爲妖屍所算。知道妖屍和白骨神君此舉實非得已，但能保全，仍要保全，羅梟雖爲妖法自焚，靈氣未必全滅。此時全洞仙法封禁，遁逃不出，遲早有人開洞出進，稍有空隙，便被二妖將殘餘靈氣收去，仍可聚煉成形，重爲人害。一見火發，雙雙不約而同，各將手一搓一放，便有雷火連珠發將出去。轟隆之聲，震撼全洞，滿地都是金光烈火流走。最後又用禁法將劫灰收集一處，叱開石地，深埋在內，方始停手。

原來妖屍和白骨神君因羅梟自告奮勇，堅請探敵，惟恐閃失，層層俱有防備，機詐百出，並與羅梟說明臨危捨身之策。羅梟自恃妖法高強，又與妖師心靈相感，千里無阻，自信極深。及至來到苦竹庵，首先遇見鐵蛛被困，纔知果非易與。雖然內怯，無如來時誇了大口，又恃妖法妙用。心想：「我祇偷探虛實，不與敵人交手，形迹絕隱，難道還會閃失？」及至誤入旗門，方欲解體逃遁，便喫玉清大師擒住，始終沒有逃脫機會。不合默運心靈告急，二妖聞警，斷他必死，便在洞中運用妖法，靜俟時機，自行殺害，免泄機密，還受無量苦楚。

玉清大師和鄭顛仙祇料定羅梟身有妖符，可以乘機逃遁，或是抗刑不招。哪知妖符具有

多重妙用：如不爲人識破，無論仙劍、法寶、五行禁制，祇一沾身，立可借以兵解；即使當地防備周密，元神遁逃不出，也可施展本門妖法，隱去形迹，或附在別的人物之上，稍有空隙，立即遁去；如被看出，不等對方破法，被擒人心神一動，立即自焚而死。羅梟先還想設詞延挨，祇要不破那妖符，稍延時刻，仍可有設法逃遁之望。及見那符本來深隱肉裏，外觀不見，衣解以後，不俟敵人行法，先自現出，便知妖屍和魔師要他速死。偏又口張不得，連整話都未說出一句，便化劫灰慘死，形神俱滅了。顛仙和玉清大師那麼道法高深的人，竟會錯了一着，事後想起，不禁相對失笑。所幸明夜之事，早有峨眉掌教真人和神駝乙休預示仙機，一切有了準備。雖不深知妖屍機密，有甚出奇法寶，但也不足爲慮。本來順便拷問，能知妖屍底細更好，無關宏旨，說過拉倒。衆弟子也告辭出來，去到前殿。走時已將盡興，便不再飲，同往殿中打坐養神。

到了次日清晨，玉清大師正往前殿和衆人閒談，慕容昭、慕容賢姊妹二人忽然走來，手持顛仙手示，與衆觀看。大意是：

弟子辛青現在後山深處三柳坪製造獨木舟，現將功竣。還有歐陽霜由臥雲村運回的七禽毒果，因成熟以前，先後屢受妖人天門神君林瑞師徒等人傷害，雖有仙法封禁，防範周密，到底遺失了些；加以種植不夠年份，收成不足。今晚應用已恐不敷，惟恐再受妖人暗中盜毀，特意運藏後洞。因不能由三柳坪溪邊裝載，現在後洞地底開了一條地道，直通江心。須在申初以前，將所製木舟由三柳坪溪中行駛到庵前江岸下新闢水洞停泊，由水底將五穀蛛糧裝入舟中，以備夜來應用。但是連日各異派妖邪虎視眈眈，大敵環伺。辛青製舟之地雖有仙法封禁，極其隱祕，但是兩地相隔不下百里，水道迂迴。妖屍饒有玄機，長於天視地聽，一經行動，難免不被覺察，暗遣妖黨作梗。現命慕容姊妹前往護運，並令衆人分出三人同往相助。餘人除玉清大師另有要事外，齊集江邊照護。妖屍此外爲一仇敵牽制，不到子夜雖不能來，但是白骨神君同惡相濟；此時還有不少別的異派妖邪，有的立意破壞，有的覬覦寶物。令衆看完，願去的即隨慕容姊妹起身，不可出聲議論。此事行動務宜慎祕，以防泄露……

衆人看罷，淩雲鳳首先起立，站到慕容姊妹一邊。俞允中、戴湘英見雲鳳去，也相繼起立。玉清大師早知此事，見雲鳳眉間隱映殺氣，尚無晦色，知道此行必有干戈。便把雲鳳招至面前，用手在掌心寫了「諸事留意，不可造次」八字。雲鳳含笑點首。慕容昭隨將顛仙靈符取出，招衆同立，先用靈符潛光隱迹，然後同駕劍遁，由殿前破空飛起，往三柳坪星馳而去。

那三柳坪在大熊嶺西南亂山之中，地勢險惡，四面山嶺雜沓，到處森林綿亘，荊棒匝地，加以毒嵐惡瘴終年不散。祇有當中現出一片平地，野草豐肥，高几過人，內中蛇虺四伏，毒蚊成陣。亙古以來，不見人迹，端的隱僻非常，險惡已極。坪大約有二十畝，崖壑環亘，宛若石城，僅東面有一丈許寬的缺口。此地林木獨少，祇有三株古柳樹，大均六七抱，已爲雷所擊，折斷死去。柳前不遠是一深潭，伏泉上涌，長年衝激成一條小溪，水作硃砂色，由東缺口奔流而出，曲折繞行於萬山之中，會合全山溪澗伏流，蜿蜒入江，爲元江源流之一。元江一名紅河，便因有一段水紅之故。辛青乃顛仙門下最得力的女弟子，隨師最久，法力劍術俱都高出同輩。前些年奉命採藥，無意經此，彼時三棵古柳樹新遭雷擊。當地危崖上產有兩種極難得的靈藥，辛青連去好幾次，將藥採完纔罷。三柳坪地名也是辛青取的。

顛仙上月召集弟子密議，說起元江取寶要三隻載蛛糧的法船，須以整株大木刨製，如能覓到雷擊之木尤妙。如尋不到，祇要千年以上的徑丈巨木也可。好在本山森林甚多，並不爲難。但那製舟之地必須隱祕，還要近水之處，始能合用。辛青想起三柳坪那三株大樹，該地又與江流相通。尤妙是樹身高大，當中一段樹幹並不甚彎，質甚堅實，與常柳十九樹老腹空者不同。雷火燒燬空殘之處盡可避開。細一尋思，一經加工，便是天然舟形，不似山人所用獨木舟，整木搖櫓，式樣蠢笨，真再合適沒有。於是當即稟明。過不多日，顛仙便率辛青同往，見了那等地勢，心中大喜，立即指示機宜，命其如法制作。彼時大金蛛不曾借到，事尚隱祕。顛仙偶想起事關重大，爲防萬一，設下兩層禁制，並用移形換影之法，將原有景象掩飾。不料果然有備無患，否則妖屍和各妖邪如知有人在彼製造木舟，必早趕往破壞，辛青獨力難支，事敗不說，弄巧命都難保。

這日清早，顛仙本定派人往接。慕容姊妹剛剛領命起身，顛仙便接辛青告警信符。當初辛青製舟時，因那木舟非比尋常，須要算準時日，行法祭鍊，兼旬始成。除禁制防範外，另傳信符三道，以備遇敵求援之用，各按輕重焚化。顛仙知道辛青細心謹慎，所焚祇是頭道信符，必是當地有甚可疑朕兆，因值功虧一簣，接應人尚未前往，焚符告警。等了一陣，不見續報，可知事甚輕微，業已應付過去。或是本不相干，辛青小心太過。好在接應之人已將到達，恰值事忙，無暇分身，也就未以爲意。

這裏雲鳳、允中、湘英同了慕容姊妹飛行迅速，一晃眼到了三柳坪上空。坪上因有顛仙禁制，外人不能窺見。雲鳳等三人方覺沿途山勢險惡，慕容昭已朝衆人打着手勢，令將遁光停住。隨照師傳禁法施爲，將手一指，向下面看去，分明是一片煙嵐瘴毒騰涌的沼澤穢區，忽然現出丈許空洞。慕容姊妹隨即引衆飛下，將手一揮，頂上幻影仍舊復原，

下面山環中卻現出一片平地。辛青喜潔，因有多日耽擱，坪上雜草已經剪除整潔，甚是乾淨。溪旁停着三隻三丈來長、丈許粗細的木舟，舟旁立定一個長身玉立的青衣少女，正在翹首相待，面有憂色。見了五人，立時面轉喜容，迎上前來。那少女正是辛青。

互相敘禮之後，辛青說道：「這三隻木舟天明前已經制成。仗有師父仙法禁制，外人經此，下面便有多大聲音也聽不出，想看底細，更是不見影子，我卻能看到和聽到上面敵人動靜。所以這多日來，並無絲毫變故。今早舟成，頗合心意。正擬等接應人一來，將舟運回，便可交代，忽聽上面破空之聲甚急。先祇當是異派中人，無心經此。後見他竟在這附近左右盤旋不去，纔知有爲而來。自經師父移形換影，這裏借用前面沼澤虛景，已經隱去。我雖不知來敵深淺，因見他祇在左右一帶窺伺查探，始終沒向當空飛過，以爲總可瞞過。誰也想不到污泥穢瘴之區，會是藏舟之地。即被他發覺有異，我本人不說，有這兩重禁制，也足夠他破的。又知午前接應必到，師父定有安排，本心不想向師父報警。但這廝時而遠近飛翔，時而停歇，約有個把時辰，猛聽遠處異教中陰雷轟山之聲。心實放不下去，悄悄隱身斂聲，緩飛昇空一看，原本是個通身漆黑、似人非人的怪物，正在凌空飛翔，手發陰雷，朝着遠近山谷溝壑中亂打。看他那神氣，必是算準我們在此製舟，立意趕來破壞。也明白下有法術隱蔽，祇急切間查看不出虛實，找了一陣找不到，一時性起，覺着下面景物稍有疑似，便用他那邪教中的陰雷朝下亂打。照此情形，遲早被他打到此地。縱然不怕陰雷打下，師父禁法發動，煙光上騰，必被發覺。萬一久了不能支持，或爲邪污，我道淺力薄，知道抵禦不能，想催接應快來，便向師父略爲告警。這廝陰雷煞是厲害。發時碧焰宛如箭雨，一經打中，立時山崩地裂，聲音不大，可是山石林木全化灰煙，向空騰起，隨風消散，看去驚人。與我以前所見邪教中的陰雷大不相同。這廝打了一陣，見無異狀，雷聲和飛行之聲又復停歇。我又待了一會兒，忍不住重又輕悄悄隱身飛起查看。誰知敵人已經落到左側危崖之上，側面向着這裏。因爲鄰近，纔看出他是個生相短小的醜怪黑人。最奇怪的是，也不知一人化身爲三，還是本來孿生兄弟三個，並肩而立，相去尺許，要行全行，要止同止，身首手腳，一舉一動，無不如一。身上各揹一個黑葫蘆，幾和其人一般長大。右肋上橫插三劍，斜釘入肉，周身妖氣濃厚異常。這時不知又發現甚麼，腳一點處，便和先前一般，一股濃煙簇擁着朝前飛去，真比我們御劍飛行要快得多。飛時身子也祇剩了一個。我那麼留心，竟沒看出那另外兩個是與他合而爲一，還是自行隱去。晃眼被他飛出十里以外，陰雷碧焰向下射處，隨見無數劫灰高涌入雲，知這妖孽決非庸手。幸我逐處小心嚴防，兩次窺探俱未被他看破。纔一轉念，又喫飛回，仍落危崖之上，相隔很近，不時又見他用鼻上下亂嗅。我恐被警覺，身在禁制以外，終不妥當，祇好悄悄退了下來。我退時這廝又往左側飛去，一直未聽再有動靜，相隔也祇刻許。我越想越擔心，又不知接應來否，爲謹慎計，正想向師父

二次報警，師妹已和三位到來。我想這廝必不會走，也許潛伏近處，伺隙而動。諸位來時，可曾見有這種妖邪或其他異狀？」

五人俱答無有。慕容姊妹和湘英俱料業已離去。允中因在青螺峪常聽師父說起各厲害妖人形態動作，知是勁敵，忙告雲鳳小心戒備。雲鳳本來膽小，聽允中一說，猛憶行時玉清大師預示，忙將飛劍、法寶準備應用，以防萬一。辛青因雲鳳等三人初會，以前未聽師父說過，並不是常聽的峨眉門下三英二雲等高明之士，慕容姊妹本領還不如自己。接應人雖有五人之多，畢竟妖人似乎厲害，惟恐木舟啓行，一出禁制之地，立受妖人侵襲。萬一抵敵不住，前功盡棄，並還貽誤大局，心中好生驚疑。無奈申初以前，還須將木舟送抵庵前江心水洞，不能遲延。又聽慕容賢說起師父無暇分身，今晚來敵甚強，聲勢浩大，除師父自己以外，祇玉清大師一人能經大敵，現在忙於佈置。想了想，無可奈何，對衆說道：「諸位師兄姊妹，這三具木舟關係太大。我看適纔三黑妖人必未遠去，也許看出下有禁制，不願多費手腳，打草驚蛇，故作離去，所以諸位來時，也未遇上。實則妖孽隱迹在側，待機而作，此去途中定要相遇。雖然我們也非可欺之輩，但他陰雷已極厲害，有無別的惡毒妖法，尚不可知。爲今之計，愚意以爲，行時每舟各由一人按照家師靈符駕舟前行，推出道法較高的三人飛空防護。遇見妖人，稍覺難除，便祇守不攻。好在木舟有家師禁制防衛，未必便爲所毀，祇求全師而退，三舟一齊到達江中，免誤大事，於願已足。愚姊妹三人俱道淺力微，可否請三位師兄師姊勉力相助，飛空隨護如何？」

允中、湘英自知法力有限，再四謙謝，願充操舟之役，與辛青、慕容昭調換。辛青看出不是虛語，心更愁急。尚幸來人中雲鳳尚未推卻，意氣自如。又聽說是白髮龍女崔五姑門下，新由白犀潭韓仙子那裏得了幾件異寶，似乎可以倚仗。本非客氣的事，事已至此，祇得令四人相互調換，匆匆傳了御舟之法。由慕容賢爲首，允中、湘英依次各駕一舟。辛青施展仙法，喝得一聲：「疾！」木舟便由坪上滑行入水。慕容昭當先開路，雲鳳居中，辛青斷後，撤了坪上禁法，各駕劍光飛起，分上中下三層，一同押護三木舟，緩緩駛出缺口。離了禁地，舟上三人如法施爲，手朝舟首一指，三舟同時將首微昂，祇剩舟尾少許略沾一點水皮，似龍蛇騰波般凌空欲飛，順着山中溪流如飛朝前駛去。

辛青見妖人並未出現，一晃舟已駛出好幾里，心方暗自慶幸，忽聽破空之聲。回頭一看，前面一團濃煙裹住辛青所見的一個小黑人，身後一道匹練般的彩虹，星馳電掣疾飛而來，眨眼已將空中三人越過。這時辛青飛行較高，其次是慕容昭，雲鳳因和允中上下應答，離舟祇有三四丈高下。辛青見那黑人比自己飛高數倍，勢絕神速，並未與己爲難，身後

彩虹也看不出是何路數，照那神情，分明是追逐妖人無疑。已將飛出前舟，既未來犯，樂得旁觀，不去招惹。惟恐慕容昭和雲鳳不知輕重，妄自發難，剛待追上叮囑。那小黑人本與三人一上一下順路並飛，已經過去，百忙中忽往左一偏，正當三舟所經溪流前途的上空。辛青見超出前舟已有里許，雙方均未發動，以爲不會有事，正將遁光放緩，仍自斷後。猛瞥見黑人手上發下萬道碧焰，直射前面溪流之中，一閃即滅，也不見水往上騰起。同時那道經天彩虹也已追上，相隔黑人約有十丈，倏地分射出兩道紅光，朱芒映日，奇光照耀，其長經天。並不向小黑人直追，各朝兩旁遙空射去，比電閃還快得多，眼纔一瞬，前端已經交合，化爲一個梭形光圈，將小黑人去路擋住，圍在中間。

辛青、雲鳳等看出情勢不佳，前面一個強敵，後面這道彩虹，從未見過，看那法力甚是高強，急切間也分不出是敵是友，護舟要緊，不願多事。雖然瞥見小黑人朝前路溪中發下一片陰雷，卻並未爆發；辛青又自恃木舟上有師父靈符妙用，尋常陰雷不能侵害；自己又精通遁法，一旦稍有異狀，不是不能抵禦，祇想乘隙遁走，早離險地。故依舊行法催舟，向前急駛。眼看相隔小黑人施放陰雷的水面不過一箭之地，瞬息便要駛過，猛覺彩虹耀目，由衆人頭上電馳飛過。因爲勢太迅速，目光不容一瞬。空中辛青等三人剛看出彩光中現一冰絹霧縠、美若天人的少女，用手連朝下指。還未及分別來人用意，那行法押船的慕容賢、允中、湘英等三人猛覺木舟微一震動，倏地凌空騰起，溪水隨着木舟底高涌，帶着粗約丈許的飛濤朝前飛去。三人不知吉凶，俱都大驚，正在手忙腳亂。空中護舟的辛青、雲鳳、慕容昭三人也甚警覺。上下六人一齊驚惶，忙着飛劍禦敵。雲鳳本來已看出這前後所見兩人都非尋常，早存戒心，除飛劍外，更連飛針、神禹令及全身法寶一齊取出，正待施爲。哪知就這晃眼工夫，彩虹中少女已電閃星馳，往側面原路上射去。同時那三隻木舟也由空中飛墜前面溪水之上，直似魚躍龍門般由來路溪中自行跳出百十丈高遠，仍落水上，溪水復原，更無別的動靜。

辛青知道木舟關係大局，對方用意不測，惟恐木舟出了甚麼花樣，當時還是祇顧舟上，連忙招呼雲鳳、慕容昭往前趕去。因事緊急，祇顧查看木舟，此時空中是何情景，全都無心注視。剛剛落到木舟上面，彩虹倏又飛臨。舟中六人方疑不免一場惡鬥，辛青、雲鳳剛指劍光上前，那少女由護身彩虹中先飛出青白二色兩道霞光，將兩人飛劍敵住，同時高聲喝道：「我非妖邪，諸位道友休得錯認。木舟適已遇險，如不是我，適纔業已爲妖孽陰雷炸成粉碎。現在前途埋伏甚多，千萬不可再沿流駛行，務須少停。待我捉到妖孽，自會送這木舟過去，決不誤事。」辛青忙問：「道友尊姓大名？」未容再往下問，少女已接口答道：「我乃小南極金鐘島主葉縉，與令師大顛上人素識，追尋妖孽已非一日。這廝乃九烈神君孽子黑醜，此時被我冰魄神光困住，稍縱即逝，無暇多言；擒到妖

人，自會詳告。」說罷，彩虹電掣，重又朝前側面飛去。

辛青往昔聽師父說過葉繽來歷，知她隱居小南極已三百年，道法高強。所煉飛劍與衆不同，乃兩極玄冰精英凝鍊而成。用時能化爲千億，妙用無窮。爲各派女仙中異軍獨立的數一數二人物。相隔數萬里外，不知因何追尋妖人來此？祇因事起倉猝，未及細想。這一回思，適纔木舟飛起時，恰將妖人施放陰雷之地越過，料無差錯。忙即收回飛劍，將舟止住。朝前細看時，前側不遠，那梭形方格光圈將先逃小黑人圈在當中後，小黑人本意還想由上下兩方遁走，不料前途紅光纔一交頭合攏，光圈上立即爆起無數朱芒，奇光如雨，上下齊發。上面的射向天空，晃眼由細而粗；下落的也是如此。晃眼自相融合，結成一個梭形方格光籠。小黑人被困在內，一聲長嘯，先由身上飛出千百道黑氣，遠看鐵柱一般，將上下四外紅光撐住，不使由大而小往裏縮攏。緊跟着化身爲三，回手一拍命門，發出筆也似直三股碧焰，向紅光燒去。紅碧相映，閃閃生輝，十分好看。少女已經飛臨光籠上空，將手一指，護身彩虹中又是五顏六色，分射出十幾道各色晶芒，罩向光籠上面，一層層佈散開來，圍在紅光外面。那小黑人先是急得在裏面梟聲怪氣，盡情辱罵。後又全身赤裸，露出瘦小枯乾黑如墨煤三具怪身，不住在內倒立旋轉，周身俱是碧焰黑氣圍繞，兀自左衝右突，逃走不脫。可是少女彩光雖將他困住，急切間也奈何他不得。辛青見時辰將至，前途妖人埋伏尚多，葉繽警告，當非虛語。雙方仍在相持不下，既恐延誤事機，又恐妖屍靈警機詐，長於天視地聽，乘隙趕來，就是葉繽也未必能抵得住。行止俱在兩難，好生惶急。正想再待片刻，焚符求助。

雲鳳早就躍躍欲試，見辛青滿面愁容，忍不住說道：「辛師姊，我看妖人雖非葉道友之敵，但頗長於防禦，似此相持下去，我們難保不誤事機。妖人如再蓄有詭謀，或是故意延挨，等待妖黨，豈不更是可慮？妹子新得這面神禹令，韓仙子賜時，曾說專破各種妖煙彩霧；還有兩柄鉤弋戈，也有好些妙用。與其坐誤時機，何如試它一試？反正是仇敵，管他是甚來路，能早脫身，豈不更好？」辛青旁觀不動，固然爲了守護木舟要緊，一半也因平日常聞師言，九烈神君神通廣大，睚眥之怨必報，招惹不得。妖人是他愛子，雖然有意爲難，畢竟彼此尚未交手對敵，他自犯我，我未犯他。難得有人出頭，正好假手葉繽將他除去，免給師門日後樹此強敵，留下隱患。再看敵人來勢，葉繽如不能勝，自己也決不是對手，樂得靜守在旁，專護木舟。真要不行，便用靈符告急，將師父請來，比較穩妥。於是一味小心謹慎。因和雲鳳、湘英、允中三人初見，總以爲未學新進，不會有甚過人之處，雖然飛劍俱都不弱，畢竟不是妖人之敵，祇管愁急，從未想到。及聽雲鳳一說韓仙子傳有法寶，心中一動。暗忖：「三人如無本領，師父怎會命他們前來？怎底細未知，便這樣輕看人？差點誤事，真是該死！」連忙笑答道：「淩師妹如能往助

葉道友除此妖孽，再妙不過。但聽葉道友說，此乃九烈神君之子，妖法高強。適纔見他身外化身，必擅玄功變化。迎敵之際，務要小心。再者，家師和諸位師伯叔多與九烈神君無仇無怨，這廝必受妖屍等愚弄來此，能不傷他，驚走最好。」

雲鳳不知怎的，一見葉繽便覺投緣，無形中生了親近之心。及見所放彩光，雖將妖人黑醜層層包圍，但持久無功。哪知冰魄神光厲害非常，葉繽欲使仇敵三尸全化，形神俱滅，另有用意。恨不得立刻上前助她一臂，纔稱心意。無如修爲日淺，知道辛青是顛仙門下大弟子，修爲多年，功力深厚，她既旁觀不動，必有原因。護舟之事，關係全局，不便冒昧啓齒。待到此時，實忍不住，試一開口，竟蒙應允。也說不出是甚緣故，心中一高興，連辛青的話也未聽清，口中諾諾連聲，人已駕了遁光飛上前去。當着外人，急欲求功自見，還沒飛到，首將二寶取出施爲。

葉繽本擬用冰魄神光將黑醜煉成灰煙而滅，不料黑醜看出形勢不妙，忙用本身所煉地煞之氣將神光擋住，不使壓近身來。一面施展玄功妖法，將身形合一，手按脅插三劍；一面準備能全身遁去更妙，萬一逃走不脫，便拼四十九年苦煉之功，捨卻一個化身，借遁逃走。同時爲報仇起見，臨逃走時，將身揹大黑葫蘆中的陰雷毒火全數施放出來，即便敵人不遭慘死，傷必不免，至少也可出一點氣。葉繽見黑醜煞氣、妖法厲害，竟將冰魄神光擋住，遠非昔比，心中一留意，便將陰謀窺破。知道黑醜已得乃父九烈神君真傳，加以天生戾質奇資，煉時極肯下苦功夫；這次奉命出尋乃父所寵妖姬黑神女宋香娃，又將乃父多年聚煉的魔火陰雷帶了一大葫蘆出來。九烈陰雷自成一家，全是地肺中萬年陰鬱戾煞之氣煉成，專污飛劍法寶，無堅不摧，無論人物山石，中上立即全消。未用時，看去祇有梧桐子大小。發時化爲一溜碧焰，一粒陰雷之力，能將百十丈方圓的山石地面震爲灰煙。修道人如被打中，始而中毒，幾個寒噤過去，身上逐漸寒熱交作，終於本身真元連同骨髓精血，全被陰火燒乾，通身化爲白灰而死。以道力稟賦的深淺，分時久暫。除非受傷人功力深厚，能以本身純陽之火將它先行消滅；或是中了以後，能以真元之氣屏除體外，始能無害。否則極少生路，端的陰毒已極。尤厲害的是九烈父子已煉得與心靈能相感應，別人即使借用，盡管能將陰雷發出，中在人身，或是埋伏要路，並不一定隨手爆發，可以由心運用，到了時機方始發揮妙用。葉繽來時雲中遙望，沿途已埋伏下不少陰雷，這一大葫蘆何止百粒。如彼情急，盡量發出，自己有冰魄神光護身，不畏傷害。無如爲數太多，這附近千百里內，山川地域固然難免齊化劫灰，同時地底必受巨震，那時地火怒涌，江水倒流，不知要傷害多少生靈，豈非自己造孽，迫成這樣大災？就此放他逃走，又於心不甘。想來想去，祇有仍用神光將他緊緊包圍，註定所煉三尸元神，任其變相搗鬼，不等陰雷齊爆，決不絲毫鬆懈。這樣一來，縱令防不勝防，三尸元神不

能悉誅，被他逃走一二，那萬千陰雷卻可在空中一舉消滅。自己再運玄功加以戒備，至多耗去一些冰魄神光，決不致傷害生靈。主意打定，爲防黑醜化形遁走，又將護身神光分出幾片彩虹，往上下四外飛去，晃眼不見。

黑醜也知和敵人仇深恨重，立誓除他。不料事隔多年，竟會狹路相逢，又急又忿。情知無幸，驚懼萬分，祇管在光籠中聚精會神，苦苦支持，不敢驟然發動，不覺捱了些時刻。葉縯見他業已準備停當，引滿不發，以爲最後所設羅網被他看破。適纔已向護舟諸人誇口，時久豈不誤事？也是心中發急。正待冒險誘敵，略放一絲縫隙，先破去他的陰雷，等到二次入網，再施辣手，便無顧忌。

忽然雲鳳飛來，葉縯心笑來人不識深淺。猛瞥見雲鳳手中持一形制奇古的令牌，上面發出一片青濛濛的光華，電馳而來。那光初出現時纔照丈許，晃眼長達百丈以上，光粗不滿一尺，看去並不強烈，可是飛劍光華一點也掩它不住。方覺不是尋常，那道青光已經射向圍困妖人的光籠之上，也未覺着怎樣，竟被透射進去，不禁驚奇。這時黑醜也早把玄功運好，一見敵人來了助手，目光旁註，左手拔出脅下所釘寶劍，咬破舌尖，噴出一片血光。身子一晃，三條黑影分合兩次，倏又化成一體，帶着一身黑煙，硬往光籠上撞去。乍看似要衝破光層逃走，實則黑醜共煉有三個元神，此乃三尸之一，主神和另一元神已被變化時隱去。如若不知底細，祇將冰魄神光加緊一壓，一神雖傷，主神和另一元神必被突圍遁走。

葉縯原已防備及此，無如他這血光護身之法也極厲害，又是拼命而來，稍一失措，便被衝破光層，連這一神也被逃走，其勢竟難兼顧。同時光層又被神禹令青光衝入，葉縯見狀，大出意料，暗道：「不好！」正待施展，將暗伏外面的光網合攏，以免陰雷爲害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三方動作都是捷逾影響，青光到處，「哇」的一聲慘叫，先是黑醜分化出來的元神的繞身黑煙，一齊消散，喫冰魄神光往下一壓，立即消滅。緊跟着黑醜的本身不知用甚法術隱護，已經脫出光籠，待要飛起，喫青光透射過去，照了個原形畢現。雲鳳祇知神禹令是專除妖邪，能隨心運用，不傷自己人的法寶飛劍，還沒料到寶光如此神妙。那兩柄鉤弋戈也是專誅邪魔的異寶，恰又取在手內，一見妖人現身，立即揚手飛出，化爲兩股金光，蛟龍剪尾，電射上前。

黑醜見分化一神已滅，本身又現，妖法也被破去。料定無有生路，驚懼忙迫中，正待將全葫蘆內的陰雷發將出去。恰巧葉縯看出他變化神奇，恐有疏失，一面發動埋伏，就勢又把原困妖人的神光合圍上去，滿擬連妖人帶陰雷一齊圍住，同歸於盡。也是雲鳳貪功

太甚，又將兩柄鉤弋戈發出。黑醜看出今日之局，一半敗在雲鳳手裏，恨切入骨。又見神光還有外層，電一般合圍上來，知道陰雷也失功效，已爲神光所阻，不能損傷仇人。忽見鉤弋戈穿光而入，正合心意，反正必死無疑，樂得借此報復一點是一點。百忙中，咬牙切齒，二次行使妖法，咬破舌尖，噴出一道血光，暗將手中所持備用的幾粒陰雷順着神光起處，朝敵人鉤弋戈上發去。黑醜周身時有碧焰黑煙血光飛揚，陰雷又有妖法血光遮掩，匆忙之中，二女誰也不曾看破。

黑醜法纔行使，鉤弋戈已蕩散血光，雙雙圍身一絞。同時葉繽的冰魄神光也裏外合圍，高喊：「道友，速收法寶，容我破這陰雷。」跟着連黑醜殘屍餘氣帶那大黑葫蘆一同擁起，直上青雲。眼看昇高數十丈，祇見白雲層裏，千百道霞光似電閃一般，連掣了幾下，猛聽一片輕雷之聲，密如擂鼓，稍響即息。隨見滿天碧熒紛飛如雨，一閃即逝。面前彩光飛斂處，葉繽現身道：「有勞諸位久等，又蒙這位道友相助，報卻妖人殺徒之仇，十分感謝。時已不早，我也還有事他去。待我略施小技，先送諸位起身，就在舟中敘談請教，並破妖人沿途埋伏的陰雷吧。」

說罷，不俟答言，徑請衆人各自登舟，自己和雲鳳同立湘英所駕舟上。跟着行法，將手一指，溪水忽又涌舟上騰，直昇天半。這次和前次又不相同，直似天河行舟一般，並不下落，三隻木舟全被舟底飛濤涌着，連舟帶水凌空飛駛，其疾如箭。不消多時，便到苦竹庵前江邊飛墜，竟然直沉下去。沉時四外的水紛紛奔避，環舟丈許自成空洞，舟過，上面的水隨即自合。